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2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小满食苦,一夏不苦

□天津柴沛沛

榴花似火,小荷初露,夏天的小满节气姗姗而来。清代诗人王泰偕在《吴门竹枝词其四·小满》中写道:“枇杷黄后杨梅紫,正是农家小满天。”枇杷成熟变黄之后,杨梅叶渐渐变成紫色,这正是农家盈满的小满节气。此时,苦瓜叶翠绿欲滴,藤蔓间苦瓜由嫩绿转青,再由青变橙,宛如一钩钩月亮挂在葱茏的枝叶间。

我依稀记得,小时候每到这个时节,便是我的快乐时光。那时,我和奶奶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落。夏天,我们会一起走进田间地垄,挑选鲜嫩的苦瓜装入竹篮。竹篮里,除了苦瓜,还有顶花带刺的水嫩黄瓜和几把小葱,这些沉甸甸、绿油油的蔬菜不仅是我们的餐桌上的佳肴,更是我们换取零花钱的“宝贝”。

奶奶挎着满满一篮蔬菜,拉着我去村口的集市售卖。奶奶的苦瓜佝偻着身子,表皮疙疙瘩瘩,看起来有点丑,但却十分受欢迎。每当有顾客来挑选,奶奶总是热情地吆喝:“来,看看这苦瓜,样子是丑了点,可是味道好,清热去火,夏天吃很适宜。”卖完菜后,奶奶总是会留几个苦瓜,说要给我做她的拿手菜——苦瓜炒肉丝。

小满前后,奶奶必定要做苦瓜炒肉丝。她会挑选成熟的苦瓜,用清水洗净,对半切开,刮掉籽和瓤,切成薄片,在沸水中一氽。热油起锅,奶奶熟练地放入鲜嫩的肉丝,一边翻炒一边说:“肉丝要炒到七八分熟,这样和苦瓜一起炒,味道才能好。”说着,她倒入切好的苦瓜快速翻炒几下,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苦

折成一只一只大小各异、形态不一的纸船,放在门前那条由雨水汇聚而成的“小溪流”里,让它漂向远方。后来,邻居小赵提议把自己的心愿或梦想写在纸船上,然后将纸船放进“小溪流”里,让“小溪流”载着我们的愿望和梦想奔向远方。我们纷纷照做,当看着那一只只小船在“小溪流”里“横冲直撞”,心里也在默默祈祷那些心愿和梦想都能一一实现。

雨后的夏日是格外曼妙的,无比凉爽,清新,澄澈,还夹带着缕缕花草、泥土以及雨水湿润的气息。院子的篱笆墙上,会洒满大大小小清一色的金龟子或者蜗牛。于是,我们去院子里捉金龟子和蜗牛。有时我也会拿着网兜到竹林里捕捉被雨水淋湿的知了或者笋虫……

转眼已过去了二十多年,如今我已人到中年,寓居在繁华都市,每日为了工作和生活而奔劳,如果是一场急促而瓢泼的雨告诉我“夏天来了”,我还被蒙在鼓里呢,更别说有闲暇能在夏雨里嬉戏玩闹了。看着那哗啦啦的雨帘,心底的柔软处又被触动,多希望,归来时仍是少年。

那一刻,瓢泼的雨从头到脚哗啦啦地让我们淋了个痛快。而我们呢,像是找到了此生最好的知己,缓缓伸出双手,向雨、向风、向夏天、向天空来一个深情拥抱。那拥抱好畅快,也许,那一刻才是我们的夏天,我们的童年。

如果待在家里下起了大雨,那就更妙了。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拿来许多废纸,然后

前些日子,跟团去法国巴黎旅行。这座现代化大都市,有许多旧书店。看上去店堂并不很大,四壁的书架颇具年代感。插架的图书高低厚薄不一,封面素朴,纸质多少有些泛黄。三五顾客徜徉其间,有一种宁静的氛围。

那天,在巴黎拉丁区拉格朗日街靠近加朗德街口的一家旧书店里,无意间发现一本茨威格写的《巴尔扎克传》,那是我心仪已久的初版插图本,如获至宝,当即买下。真的很想即刻找个地方把玩这本书。携回酒店?得换乘两次地铁,有点迫不及待。在地铁车厢里读?偶遇遍寻多年未得的珍本,如陌路相逢久违的故人,在一片嘈杂喧哗的地铁车厢里读,似乎亵渎了。就近找家咖啡馆吧?去了拉丁区的咖啡馆。

这家书店与众不同。这位书店老板或许很会做生意,他还兼营着一间茶厅。门口大橱窗里,除了陈列着一幅古代巴黎地图,还按当地规矩,与开咖啡馆的一样,悬挂着标明各种饮料价格的硬纸牌。茶有二十来种:印度大吉岭茶、斯里兰卡红茶、英国利顿茶、摩洛哥薄荷茶、俄罗斯茶以及中国西湖龙井茶等等,任选,每壶七十法郎左右。所谓茶厅,其实也就是茶座,店堂后部两张圆桌,几把椅子,桌布瓶花,细瓷素盏,营造出了别具一格

雨中夏趣

□广西南宁林金石

书店饮茶记

□南京李泳

瓜便做好了。奶奶小心翼翼地弯下腰,熟练地将菜装入盘中,递给我时细碎地念叨了一句:“娃,多吃点,小满食苦,一夏不苦。”

我接过盘子,迫不及待夹一口放进嘴里,苦意在舌尖萦绕,混合着肉质的咸香与苦瓜的脆嫩口感,还有丝丝清甜回甘,只觉浑身舒畅,暑气也被一扫而光。“奶奶,为什么小满要吃苦瓜?”我天真地问。“老人留下来的话,小满吃顿苦菜,接下来的苦就能一一挨过去了。”奶奶夹起苦瓜放入我的碗中。

如今想来,奶奶朴实的话语中透着人生道理。过去的小满,刚好“青黄不接”,却是苦菜蓬勃生长、采摘食用的很好时期,由此民间逐渐形成了小满吃苦菜的惯例,小满也预示着农民即将开始一年中非常辛苦的劳作。宋代朱熹在《小学·善行实敬身》中写“人常咬得菜根,则百事可做。”意思是人如果常以菜根为食,就能不畏艰苦,做任何事都能坚持下去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言,“苦瓜,除邪热,解劳乏,清心明目”。不论和什么食材一同烹饪,苦瓜都不会将苦味传递给对方。正如我的奶奶,像苦瓜一样做人,苦不外言,不沾不染。直面苦意,淡然得失,青翠自生。

每逢小满时节,我总会不自觉地走进那些熟悉的田间地垄,感受着脚下的泥土和周围的绿意。虽然奶奶已经不在身边,但关于苦瓜和夏日的记忆,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。

起风了,风儿轻轻吹起我的头发,我闭上眼睛,仿佛能听到奶奶温暖的声音在耳边细语:“娃,小满来了,我们家的苦瓜又该熟了。”那声音如此真实,仿佛奶奶就在我身边。

雨后的夏日是格外曼妙的,无比凉爽,清新,澄澈,还夹带着缕缕花草、泥土以及雨水湿润的气息。院子的篱笆墙上,会洒满大大小小清一色的金龟子或者蜗牛。于是,我们去院子里捉金龟子和蜗牛。有时我也会拿着网兜到竹林里捕捉被雨水淋湿的知了或者笋虫……

转眼已过去了二十多年,如今我已人到中年,寓居在繁华都市,每日为了工作和生活而奔劳,如果是一场急促而瓢泼的雨告诉我“夏天来了”,我还被蒙在鼓里呢,更别说有闲暇能在夏雨里嬉戏玩闹了。看着那哗啦啦的雨帘,心底的柔软处又被触动,多希望,归来时仍是少年。

那一刻,瓢泼的雨从头到脚哗啦啦地让我们淋了个痛快。而我们呢,像是找到了此生最好的知己,缓缓伸出双手,向雨、向风、向夏天、向天空来一个深情拥抱。那拥抱好畅快,也许,那一刻才是我们的夏天,我们的童年。

如果待在家里下起了大雨,那就更妙了。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拿来许多废纸,然后

的环境。造园在于善借景,这个茶厅以四壁图书为景,使茶客仿佛置身一位藏书家的书房。你自己家里也许舒适,怕是够不上“拥书百城南面王”。附近有国家图书馆里书倒是不少,可去那里得正襟危坐,更不能一盏在手,总之,花上七十法郎买一种情趣,茶客之意不尽在茶,读者之意不尽在书。茶香书香,相得益彰。

更让我想不到的是,这家书店老板居然通中文,尽管吐字未免有些生涩。他连说带比画地对我说,当年巴尔扎克的咖啡瘾有名,其实茶瘾也大,常在家里举行茶会。他的朋友戈斯朗曾记叙说,巴尔扎克招待客人的茶呈金黄色,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木盒内,用薄纸包裹着。巴尔扎克在奉茶前必盛赞此茶的名贵,说是中国某省特产,一年只产几斤,专供进贡。中国皇帝将此茶馈赠给俄国沙皇,沙皇赏给他的大臣,大臣转赠外国公使……不知转了多少道手,最后才到巴尔扎克手里。他还说,此茶不能多饮,饮三次必盲一目,饮六次会双目失明……

老板据此揣测说,巴尔扎克之所以如此精神叨叨,多半是舍不得客人多喝吧。说完,他自己先笑了起来。

槐树与老屋

□如东蔡小卫

『移动』的书香

□南京杉柠

天气清凉,槐树下,风有微棱。它只要低头看,我就在,像块天生的胎记,年年跟随。

奶奶的老屋后,有一棵高大的槐树,暮春浅夏之时,盛开的槐花一簇挤着一簇,纵横恣肆。风来时,它们撒落一束芬芳,我就心生一束憔悴,当骤雨打湿鸟巢,它们也曾用柔软的身体为其遮挡。槐花每年都开得热烈。我总在树下,看奶奶爬树,她把树抱紧,两手相扣,腿向上抬,身体往上移,抬腿再往上移,所有动作,轻盈而顺滑,一气呵成。在够得着花的枝干上站稳,摘花,一串一串地摘。我从学步车里仰着头,逐年长高,终于学会接住奶奶从空中抛来的槐花。

刚离开枝丫的槐花,一分钟有一分钟的甘甜,五分钟有和三分不同的甘甜。奶奶把它放在手背和脸庞的肌肤上,说着密语,我差点相信,她要把甜从花串里喊出来。然后,搂着我讲述关于槐树的传说。

据《搜神记》记载,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发生在古槐树下,是槐花唤醒了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的冲动。槐花仙子为了帮助人们抵抗瘟疫,化为千万棵槐树,用花香驱散瘟疫,救治众人。它包含向往爱情、长生通神的寓意。

奶奶把槐花做成饼,炒成菜,煨成汤喂养我。生计之余,她拿出压在箱底的熟宣纸教我画画。古人感物喻志的象征是梅兰竹菊,而我奶奶的咏物诗和画作中的题材是槐花,槐花是粮荒年代救命的宝,她用一生的情感画了槐树的一生。

槐树为多生花,蝶形花冠,重叠垂悬。奶奶从未把槐花画作看成美术作品,她用淡墨勾勒槐花的结构,旗瓣边缘收缩而卷曲,再画翼瓣、龙骨瓣、花心,完成正面花朵时,在旁人看来,画笔被她点点按按,画作就完成了。其实她把自己的欢愉、悲伤、害羞和期盼都画在花苞里、花柄上、树疤中,分明画的是自己,不同状态的自己,不同时期的自己。

她和我讲过,种下这棵树的人,对她来说很重要,曾经许下过誓言,后来远去了。我小时候敢问细节却不明其意,当我长大能够明白一切时,却羞于开口再问。但我记得,她眼睛里闪过一种出尘的光,是那种突然有人把你从困顿中摘出来的感觉,瞬间明亮。

槐树和奶奶一样,从未有人问过她的忧伤,她总是在经年中将自己长满。时间斑斓失色,槐花于饭店的餐桌上,闺蜜家的冰箱里,奶奶的枕头下,与我重逢。

多年以后的今天,奶奶的老屋一片静谧,她的房间里,南墙根下的书桌上,阳光透过格子窗户斜射进来,照在她曾翻阅过无数次的线装书上;照向属于她自己的画册上,散发出古老而厚重的墨香,扉页上,一棵不见花开的槐树,为我留白。床铺在北墙根,姐妹们原先都在此打闹过,这里收存着我们成长的气息,我不能确定,在槐树开花季节,他们是否记得这里有我们儿时永恒的记忆。

长夜梦回,老屋的槐树,挺直粗壮,树冠张开,像一把遮阳挡雨的大伞,蕴藉着无限力量,永葆青春的姿态,我和姐妹们围坐在槐树下,只是高高的树杈上不见奶奶,她已经和种下这棵树的人一样,回归尘土。

此后,这个渐渐朦胧的老屋连同高大傲然的槐树,将一起慢慢变成历史。

人到中年,繁忙的工作之余,见缝插针的“移动”式阅读成了我的日常。

工作日,我常常在午休间隙,捎上几本杂志,往公司文体馆后的草地上坐,沐浴着春光,静享草香与书香。一次,听同事说起,他看到公司大树下有位同事在专注地读书,身旁蝴蝶飞舞,蒲公英黄花盛开,恰似他内心渴望的场景,然后感慨只是工作后每天琐事缠身,已经很难静下心来读书了。同事的话,我初听时感同身受,可在某一刻又恍然大悟,同事偶遇的那个读书人应该就是我。

生活中,可“移动”的场所就多了些。有时在小区盛开的梨花树下,看落花缤纷、品唐诗宋词、悟意境之美;有时在长江边上的大岩石上,听江水滔滔、读古往今来的名人轶事。我喜欢安静地读、慢慢地读,不带目的地读,身旁孩童嬉戏玩耍的笑声不时传入于耳,颇有生活风趣。这时我一般带上诸如《人间词话》《苏东坡新传》《朱自清散文集》《总有喜鹊待人来》《人生缓缓》《小镇悠民》这类书,让我感受到生活既有温度又有韵味。在慢节奏的阅读熏陶中,某一天,我会愕然发现,路上前行的蚂蚁竟是那么可爱。

若是遇上无法安静阅读的场合,我也自有“屏蔽”妙招。在热闹的公交车上、地铁上,我常读小说,因为小说的情节引人入胜,可以让我忽略周遭的喧嚣,倒也能读得欢愉。此时,除了纸质书,“微信读书”APP也是我的阅读“掌中宝”。在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中,我知晓读书是让人内心强大的重要武器,以及“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”;翻阅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发现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,作为普通人也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,耕耘自己的精神园地,直面苦难才能有所成长;《月亮与六便士》让我既看到了理想、爱与现实的纠葛,也对灵魂的自由、活在当下多了些思考。当然,有时我被书中情节吸引,一不小心坐过了站,让我啼笑皆非。

毛姆曾说:“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”,阅读给予我如影随形的陪伴,“移动”阅读,正带领我将知识的宝库一点一点地“移”到心中。